

刘慈欣： 一己之力将 中国科幻推向世界



在河南读大学

乍一看，他平淡无奇：短发，圆脸，和和气和，茶色眼镜后面的眼神软软的，近似于无的淡眉毛像某种行动缓慢的海洋鱼类，完全不同于他在写作中透露出来的冷峻。

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男人，被认为“创造了中国科幻文学界的里程碑”，他就是刘慈欣。而让刘慈欣引以为傲的作品当然不止最负盛名的“三体”，《乡村教师》、《流浪地球》、《朝闻道》、《球状闪电》、《超新星纪元》……许多资深读者对他短篇作品的喜爱，不亚于规模磅礴的长篇。

1963年，刘慈欣生于北京，在山西阳泉长大。1988年从华北水利水电学院（现华北水利水电大学）毕业后，进入山西娘子关发电厂任计算机工程师。1999年开始创作科幻小说，被众多读者推为硬科幻派小说家。

让人意外的是，作为一个硬科幻派小说家，刘慈欣的知识摄入渠道居然主要是看书。他说自己不认识什么科学家，离科研圈子也很远，“本想到酒泉去看天宫一号的发射，作为一个写太空科幻的人，连航天发射都没见过，有些遗憾，但在航天系统工作的朋友临时改变计划，我也就去不成了。”

刘慈欣喜欢去人迹罕至的地方旅行，但机会不多。“几年前，曾同一群科幻作家一起到一个神奇的城市——康定，印象最深的就是穿过城市的那条河，我第一次看到那样湍急而又清澈的河，特别是在夜里，那条河仿佛是穿过城市的梦境。”

最多的旅行机会是去参加各种科幻笔会。他念念不忘的是1999年参加的那次科幻笔会，那是他第一次与科幻界接触。“到科协招待所时已是深夜，看到服务台前有一对少男少女，男孩的英俊和女孩的美丽几乎是我从未见过的，仿佛是从神话中走出来的人物。直到今天，当年参加笔会的作者都模糊了，但那对深夜中的少男少女还在我的记忆中，栩栩如生，几乎成了科幻的化身。”



北京时间昨日下午1时许，第73届雨果奖在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会议中心正式揭晓。中国作家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《三体》（英文版第一部）获得最佳长篇故事奖，这是亚洲人首次获得雨果奖，也是中国科幻走出国门、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。

由于刘慈欣并未亲自前往美国参加此次大会，作为译者的刘宇昆代表其上台领奖，并朗读了刘慈欣的致辞：“雨果奖是科幻界的一座灯塔，我从没想到自己会得这个奖。”

今年3月18日，电影版《三体》在冰雪覆盖的小兴安岭正式开拍，女主角叶文洁由著名影星张静初担任。

雨果奖由世界科幻协会主办，在每年的世界科幻大赛上颁布，用来奖励过去一年内出版的优秀泛幻想类小说，堪称科幻艺术界的诺贝尔。由于有投票权的会员是美国人，所以雨果奖主要针对英文或者被翻译成英文的作品。

写作是秘密花园

直到两年前，刘慈欣仍然只是娘子关发电厂一名毫不起眼的电脑工程师。有天，一个同事对他说：“刘慈欣，我在网上看到有个写科幻小说的人很火，他的名字竟然也叫刘慈欣。”

中国的科幻作家里，能把科幻小说写到世界大师级水平的寥寥无几，刘慈欣是其中之一，连续拿了八年的银河奖——中国科幻文学最高奖，“三体”的销量超过15万，是国内近20年来最畅销的科幻小说。这些，发电厂的领导和同事几乎一无所知。

刘慈欣习惯了做人内敛，不怎么混圈子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，“我这里没有圈子可混”。

在发电厂任职，写科幻需要小心

科幻总诞生在最灰不溜秋的地方

刘慈欣总是在他的科幻小说末尾，认真地署上：某年某月某日，于娘子关。

娘子关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，因此开始成为中国科幻史上一个重要的地标。

去年5月，同为科幻作家的韩松曾经在博客里写过一篇《路过科幻圣地娘子关》，他看到了这样一个世界——此一带，天空灰翳，阳光难以透入，多黄土丘陵，诸多山崖似寸草不生，难以稼穡，树上连鸟巢亦无，建筑多土砖屋及窑洞，多煤矿及火力发电厂，黑烟滚滚，空气中饱含煤渣味，沿途皆是运货大车，不乏运煤、运易燃易爆化工品的——谁

他的科幻讲的是明白事、说的是人话

和同辈科幻作家韩松的邪异文风相比，刘慈欣的写作路数要朴实得多。《科幻世界》杂志前主编阿来曾经如此评价他的小说：“《乡村教师》在刘慈欣的作品中，是给予现实强烈关注的一部。它讲的是明明白白的故事，说的都是人话。”

的确，几乎他的每一部作品，都从最日常、最普通的凡夫俗子入手，而又多多少少带有自己生活经历的影子。对《地火》里的矿工子弟刘欣，他如此写道：“刘欣恍惚着拿起父亲的饭盒，走出家门，在1978年冬天的寒风中向矿上走去，向父亲的二号井走去，他看到了黑黑的井口，好像有一只眼睛看着他。”刘慈欣的父亲以前在北京从事煤炭工作，后来下放去了山西。作为在山西长大的孩子，他小时候常给井下的父亲送饭。

刘慈欣是由衷关心平民阶层的，以

谨慎，因为会有“赚钱的副业”的嫌疑，刘慈欣告诉记者，即使在“三体”系列大红大紫之后，他在单位里仍然是“老刘”或者“小刘”，家人和朋友也几乎不看他的小说。

这些年他一直在默默地深思，默默地看书，默默地写书，默默地卡壳，默默地写完，和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科幻小说低谷时的地下创作没有太大差别。只是现在写完之后，可以放心大胆地发表出来，让越来越多的陌生人读到，作品也越来越值钱。在网络上，成千上万的读者把他尊称为“大刘”，俨然自成一派。

许多没有见过刘慈欣肖像的读者，会自动在心中勾勒出他的形象：坚

硬，刚毅，棱角分明，不卑不亢，富有柔情，甚至可能有点英俊。

而他本人实际只是一个有些木讷，不太和外界打交道的普通中年男人，过着和大多数中年男人雷同的平淡生活。忙的时候连续几天加班，不忙的时候就在办公室里闲坐着。写作的时间也都是零零碎碎拼凑起来的。上班时，手头的事情忙完，刘慈欣就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不动声色地写作，他不爱串办公室聊天。晚上回到家继续写，每天都要写出三四千字。

娘子关发电厂的工作，对他来说“意味着稳定的收入来源，意味着与社会接触的窗口”。而科幻，是他在四下无人时纵情游乐的秘密花园。

东西。”刘慈欣说。

为什么最炫丽的幻想，恰恰诞生在最灰不溜秋的地方？刘慈欣愿意用王尔德那句“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，但总得有人仰望天空”来为这个现象加一句批注，如果说好的科幻能够让人想起来抬头仰望忽视已久的星空，那么科幻写作者们必须得自己先躺在阴沟里：“假如你不是生活在阴沟里，而是生活在一块广阔的天空之下，那么星空对你而言也就不稀罕了。”

偏僻、压抑、肮脏、灰不溜秋——这是刘慈欣给“阴沟”贴上的标签，他觉得娘子关完全符合这个标准。

有互联网，他的生活就仿佛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一般。

科幻小说对于刘慈欣来说，是精神上的一根脊梁，无法从生活中抽去。十多年来，伴随着女儿的出生长大，他的小说也开始陆续面世，并连续拿下科幻界的最高奖项银河奖，直到如今“三体”三部曲的大红大紫。而生活对他来说一切依旧。顶多是签售会变多了，可以去更多的地方旅行了，不过手也会更紧些。

“如果有一天你停止写小说，你会干什么？”刘慈欣说，“哦，不会有那一天的。”

刘慈欣依然清晰记得，1981年的那个冬夜，看完了阿瑟·克拉克的小说《2001：太空奥德赛》，他走出家门，一抬头就是深邃无垠的星空。“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，壮丽的星空下，只有我一个人站着，孤独地面对这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神秘……”（综合）